

專訪跨性別者小雯： 我們不要死命拼口飯吃地生存 而是安心安全的活著*

Jade Jhuang

女人迷－性別力網站作者¹

編輯部引言：為使讀者進一步釐清、理解 2018 年「長庚大學跨性別宿舍案」之脈絡，本專題特別邀請女人迷授權案件當事人小雯之專訪文章，期盼能藉此引領讀者思考設置性別友善 / 包融宿舍的重要性。

2020 年 6 月，J. K 羅琳以 3600 字的文章，回應她帶起的「生理性別」、「性別認同」之戰，即跨性別女性是否該被當作女性看待，接著提出質疑，當認同取代了生理，是否將危害生理女性的空間？

網路社群一片譁然，參與過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明星如丹尼爾雷德克里夫（Daniel Radcliffe）、艾瑪華森（Emma Watson）、魯伯特葛林特（Rupert Grint）紛紛跳出來，表示支持跨性別女性的性別認同。

而讓我們將場景拉回臺灣，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、性別空間問題時有爭論，然如同曇花一現，被媒體以各種獵奇的方式報導，最終不了了之。

此次專訪到 2018 年長庚大學性騷擾一案的跨性別者小雯（化名），當年她為爭取跨性別女性住宿權益，召開記者會揭發長庚大學強迫她住在男生宿舍、進行言語性騷擾。事發三年後，坐在我面前的小雯，目前處於休學、在職狀態，她與長庚大學的官司仍在繼續，而她從未想過，出櫃之後面臨的第一個障礙竟會如此高。

我先從她的生命經驗問起：作為跨性別女性，是如何面對不被當作女性的時刻？她又是怎麼看「跨性別女性不該進女廁」的聲音？

* 本文為女人迷授權刊登，未經同意，請勿轉載。原文可參看 <https://womany.net/read/article/25110>

¹ 性別力為吾思傳媒旗下聚焦性別議題的媒體社群，我們希望透過性別力的養成消弭社會因性別產生的歧見，協助每個人都能更深入理解彼此的立場，讓更多人認同多元平等共融 DEI 的理念與使命。

跨性別要的不是生存，而是安全和安心的活著

早在高中升大學之前，小雯就已知道自己是跨性別者多年，於是當性別認同已經影響到生活，她很快行動，跑醫療流程、做賀爾蒙治療，接著就遇到長庚大學強迫她住在男生宿舍一事。

自長庚大學休學後，她也曾到科技公司應徵過，履歷到副總那關，對方要求讓全公司女職員投票，決定小雯是否能使用女廁所，得要全數通過才能讓她使用女廁。當下她充滿憤怒與委屈：「我說不用問了，如果要強迫出櫃，即便全數同意，我也不願意來。」

她說，當天回家哭得很慘。她曾對社會抱有期待，但是回報她的總是各種傷害。要提起自己被歧視的經驗嗎？她的笑帶有許多無奈，唉，太多，不勝枚舉。

「你知道台灣所有的連鎖健身房，都會拒絕跨性別者入會嗎？」她馬上就丟出一例，我還未來得及反應，她就幽幽地說：「拒絕原因，是因為跨性別者進到男或女更衣室會嚇到其他人，說是為了維護其他廣大男性與女性的安全及觀感。」

性別空間有男有女，卻沒有跨性別者的位置。我問，如果能向社會喊話，你會希望跨性別者如何被對待？

這題怕是問小了，她倒是回應：「我覺得不只是跨性別，用一句話說，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安心安全的活著，而不是生存。」接著解釋：「生存是不顧任何狀態，拼死拚活地保有一口飯吃。但每個性別都該有安心、安全活著的權利。」

舉例來說，大家都在吵跨性別者可不可以使用一個性別限定的空間，如果以跨女為例，讓跨女進入到女性空間，有人說會對其他女性造成傷害：「我覺得這個想法歸咎錯了人。跨性別女性容易受到性暴力對待，而今天暴力發生，我們要譴責的是有毒的陽剛氣質，而不是譴責有不同器官的人。」她認為，讓每個性別都能安心安全的活著，就該讓跨性別者進到自己認同的空間。

然而，要溝通讓跨性別進入認同的性別空間這件事，談何容易？更遑論各種跨性別者工作權、生存權的議題。小雯說任何訴求都很難被聽見，除非大家願意了解和同理。

問同理之難，她細細思量後，緩緩說：「跨性別者和同性戀有本質上的不同。好比我們每個人，都會有喜歡的人，所以我們能理解喜歡一個人的感受；但不是每個人，都會想要成為另一個性別，所以我們很難去同理想去成為另一個性別的感受。」

所以跨性別者想溝通訴求，更往前一層看，該解決的問題是，如何讓社會同理？而不只是，將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，粗淺誤解成扮裝，性別認同該是關於與自我的連結、與社會的連結。

「為什麼不求助？」社會看不到的盲點

2020年初，小雯考慮參加馬拉松比賽，想報名女子組，問了一下主辦單位，說報名組別需要看身分證性別欄。她心中是早已有底，卻還是氣憤：「老實說，我有雙重國籍，在美國護照上性別欄是女性，用護照申請絕對可以。但我生氣的是，不是每個人都跟我一樣，都有幸取得國籍。」

於是當運動賽事只依照身分證性別欄去分組，弔詭的事情就發生了：接受賀爾蒙治療的跨性別女性，必須用女性的力氣跑男性的賽事；而跨性別男性卻可以使用男性的身體跑女性賽事，限縮的不只跨性別者的權益，女性權益也被限縮。

為什麼企業沒有看見問題？為什麼企業不重視跨性別者的處境？小雯點出兩個原因：一、決策中缺少跨性別主體的存在；二、政府性別研究，沒有跨性別的存在。

「當制度沒有跨性別，就一定會漏掉某方權益，好比為什麼說圓桌討論上要有女性保障席位？因為當決策者都是男生，你很難期待有人能為女性說話。」她提起，在政府的性別研究報告中，認同為女性的跨性別者會被歸類為男性，而當研究嘗試用生理性別去區分，跨性別者的樣態就會被消失，「想拿研究來做決策，就自然不會有跨性別者的政策出現。」官方數據也沒有跨性別者，我們怎麼能期望這個社會和企業，能為跨性別者著想？

當前政府在處理家暴議題上，受害者通常能獲得婦女安置庇護機構的資源，然而這些資源並不包括跨性別女性與男性，根據勵馨基金會，非生理女性多被安置在特約旅館，也缺少完整配套服務。

跨性別者的權益在政府與企業之中不得保障，在社會上更難安放。當遭遇性別暴力等問題，多數跨性別者選擇息事寧人，而不是對外求助。根據伴侶盟的調查指出，75.3% 的跨性別學生及 70% 的跨性別工作者，在求學求職等階段遭遇到不友善對待，會選擇不去處理。

「我們知道尋求幫助，往往得來的是更痛的回應。」

沒有了政府組織協助，消失在世界也安安靜靜

知其難為，我依舊抱著一絲希望，問小雯，有沒有解方，或者我們能開始做的事？

她苦笑搖搖頭：「我想不到任何方法。」跨性別者爭取生存的路途，如同無法停止的迴圈：「跨性別者想要不被歧視，就要隱瞞身分；想隱瞞身分，就要改身分證；想改身分證，就要手術；想要手術，就要花錢；想花錢，就要賺錢；想賺錢，就要工作；想工作，就要不被歧視；想不被歧視，就要換身分證……」她自然吐出這一連串似死亡魔咒的句子。她問，發現問題了嗎？

我點頭，跨性別者處在迴圈裡不斷奔跑，沒有終結。如果政府和組織團體不能夠提供協助，跨性別者是很難依靠自己的力量逃離這個生存的循環。

「撐不下去的，就逃離人世間，卻也沒人會知道，因為統計數字上，根本沒有跨性別者的存在。」小雯沈默半會兒，緩緩道出。接著又笑了起來，直說不好意思，沒有想把回答帶的這麼重。

我說沒事沒事，謝謝她願意說出來。對話看似無望，但小雯其實還是有很多盼望，抓著機會，就想為跨性別者說些什麼。力有所及，她說讓大家去聽聽跨性別者的經驗分享，去同理，這樣就跨出第一步了。

訴說的力量是這樣的吧，不只讓訴說者重新建構自我認同、自我療癒，對收聽者而言，更能一起去記憶、分享這些經驗，不讓一個人的生與死，安安靜靜、不起波瀾。